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八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給事中臣溫帶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王鍾岱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八

元 俞臯 撰

成公

名黑肱宣公子母穆姜在位十八年子于立是為襄公臨法安民立政曰成

辛未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書即位者言猶受國於先君也

二月辛酉葬

我君宣公

無冰

冬溫也 穀梁傳無冰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冰矣加之寒

之辭也 胡氏傳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 案洪範傳曰豫慎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常錮陰沍寒而常燠應之古者日在吐陸而歲冰獻羔而改朝之祿位賔食喪祭冰皆與焉此亦變調愁伏之一事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然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微而不登其

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雨雹冰雪何以悉書天人
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
盈虛此制治於未亂慎於微之意也每慎於微然後王
事備矣

三月作丘甲

作者無甚而始為之

也丘甲計丘出甲也此益兵困農之始較梁以為丘作
甲非也周禮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出長較一
乘戎馬四疋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守裝
炊子之類又二十五人是為一卒此司馬之制也必四
丘之甸而後備一乘未嘗及餘丘也且以百井計之其
一甸該六十四井出一乘餘二丘四井則不出是從征
少而休多也今作丘甲者一甸之外又計其餘丘積而
為甸亦令出甲則百井之所餘僅四井爾是休少而從
征多矣哀公田賦則又重焉

左氏傳為齊難故作丘甲公羊傳作丘甲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丘使也

較梁傳作為也丘為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
也丘作甲之為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

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
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丘作甲非正也胡氏傳
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
丘為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所取於民者出長
穀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為齊難作丘甲益兵備
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唐太宗
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
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
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
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則未知
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
公時嘗蒐於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
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
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三
之一耳先儒或言甲非人人之所能
為又以為丘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

夏臧孫許及晉侯

盟于赤棘

臧孫氏詐名魯三命大夫懼齊楚故與晉盟以結援赤棘杜氏曰晉地在今真定路趙州

平棘縣

左氏傳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胡氏傳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歸父為是見逐而奔齊矣

今季孫當國恨齊人之立宣公納歸父又懼晉侯之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赤棘晉地也其稱及魯所欲也盟

非春秋所貴而惡屢盟者非惟長亂亦國用民力所難

給也成公即位之初方經大故未有施舍已責逮鰥寡

救乏困之事也為齊難既作丘甲矣聞將出楚師又遠

與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書及晉侯盟于赤棘非

持備齊懼晉蓋三桓懷忿懟君父之心

將有事於齊而汲汲欲之者罪可見矣

秋王師敗績于

茅戎

茅戎杜氏曰戎之別種也公穀皆曰晉非也陳氏曰言自敗也雖有敵國亦自致也與書梁亡齊人

殲于遂之義同

左氏傳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

公如晉拜成劉康

公微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

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
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公羊傳
王師敗績于賀戎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賀戎敗之然
則曷為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 菽梁傳不
言戰莫之敢敵也為尊者諱敵不諱敗為親者諱敗不
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然則孰敗之晉也 胡氏傳程
氏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外商不
言戰外商不能抗王也不可敵不能抗者理也其敵其
抗王道之失也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
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邀戎伐之敗績於徐吾
氏而經不書戰辨內外之分立中國之防也是皆聖人
筆削非魯史之舊文也然筆於經者雖以尊君父辨內
外為義而君父所以尊內外所以辨則有道矣桓王不
以討賊興師而急於伐鄭康公不以敦信持國而輕於
邀戎是失其所以君天下禦外侮之道也書
敗績于茅戎者言自敗也其自反亦至矣

冬十月

壬申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宣公由齊而立事齊甚謹自與晉盟斷道之後絕不事齊

故成公之立亦不與齊交於是乎齊與此師

左氏傳

元年冬城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

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達春齊侯伐我北鄙

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

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

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吾北鄙齊侯之興是役非

義矣魯人為鞏之戰豈義乎同曰憤兵務相報復而彼

此皆無善者則亦不

待貶而罪自見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

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衛將侵齊而過齊師故書衛及新築杜氏曰衛地左氏傳衛

侯使孫良夫石稷窻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
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過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
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過矣不如戰也夏有石成子曰師
敗矣子不少湏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
曰子國卿也墮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
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鞠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
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
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噐與名不可以
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噐噐以載禮禮以
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
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胡氏傳齊師侵
虐而以衛主此戰何也衛侯初與晉同盟于斷道矣又
使世子臧與晉同伐齊矣又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矣
又與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可曰以師伐人過其師
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過矣不如戰
也遂戰于新築故齊師雖侵虐而此戰以衛主之也春

秋善解紛貴遠怨而惡以
兵刃相接故書法如此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

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

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魯四卿並將始於此叔孫
氏名僑如公孫名嬰齊皆

魯三命大夫曹公子名首三命大夫鞏杜氏曰齊地晉
主兵為魯衛報齊故書及左氏傳孫桓子還於新蔡

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
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

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
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
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
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
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
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

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
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
請於大國無令與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
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
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馬
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邠夏御
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緄為右齊侯曰
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
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
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緄曰自
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
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
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操甲執兵固即死也
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
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已
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邠夏曰射其御者君子

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券
公羊傳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曰憂內也 穀梁傳元
年冬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僕
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
者御跛者使僕者御僕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
於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聞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
知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六月及齊師戰于鞏齊師
敗績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恚也曹無大夫其
曰公子何也以吾之四大夫在焉舉其貴者也 胡氏
傳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雖大國而四卿並將是四軍
也當此時舊制猶存尺地皆公室之土也一民皆公室
之兵也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會戰而臧孫
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為之道本不將兵特往來晉魯
兩軍之間預謀議耳成公初立主幼國危為季孫一怒
掃境內興師而四卿並出肆其憤欲雖無人乎成公之
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矣將稱元帥略其副屬

詞之體也而四卿皆書者豈特為詳內錄哉堅冰之戒亦明矣經之大例授伐者為主而此以四國及之者以一笑之微殘民毒衆幾獲其君而怒猶未怠楚雍門之焚侵車東至海故以四國主之為憤兵之大戒見諸行

著明矣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表

婁

齊戰敗而使國佐如師求和也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師自陞退至召陵而盟也齊侯使國佐如師

己酉及國佐盟于表婁師自鞏進至表婁而盟也表婁杜氏曰齊地去臨淄五十里在今益都路臨淄縣之西

左氏傳齊侯使肩媯人賂以紀觀玉啓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肩媯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敵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

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
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
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
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
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馬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
以從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
優優百祿是邁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
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
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
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惟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
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墟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
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
亡者皆親軀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
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紆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
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率賦輿以為魯衛請
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

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
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鄆賜三帥先路三命之
服司馬司空輿帥侯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公羊傳
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爰婁君不使乎大
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其佚獲奈何師還齊侯
晉卻克投戟逸廵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頃公之車
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
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頃公用是佚
而不及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卻克
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斲於是斲逢丑父已酉及
齊國佐盟于爰婁曷為不盟于師而盟于爰婁前此者
晉卻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叔子者齊君之
母也踊于梧而窺客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迂跛
者使眇者迂眇者二大夫出相與踦閭而語移日然後
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師
為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卻克曰與我紀

侯之甌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故且以蕭同姪子為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甌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故是則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壹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為質揖而去之卻克映魯衛之使使其辭而為之請然後許之達于表婁而與之盟 殺梁傅鞏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壹戰餘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莢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也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教郟獻子齊有以取之也爰婁在師之外卻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甌來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使耕者皆東其敵然後與子盟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甌來則諾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使耕者盡東其敵則是終土齊也不可請壹戰

壹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
五不克舉國而投於是而與之盟 胡氏傳齊國佐如
師與楚屈完來一也然陘之役則曰來盟于師盟于召
陵鞏之戰則曰及國佐盟于表婁何也荆楚暴橫憑陵
諸夏齊桓公仗義聲罪致討威行江漢之上不待加兵
而楚人帖服其書來盟于師者楚人自服而求盟也盟
于召陵者桓公退舍禮與之盟也在春秋時斯為善矣
若夫表婁則異於是齊雖侵宦未若荆楚之暴也諸國
大夫含憤積怒欲雪一笑之恥至於殺人盈野非有擊
彊扶弱之心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服之也晉大夫又
不以德命使齊人盡束其敵而以蕭同叔子為質夫蕭
同叔子齊君之母也則亦悖矣由是國子不可請合餘
燼背城借一揖而去之卻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詞為之
請逮乎表婁而與之盟則汲汲欲盟者晉也故反以晉
人及之若此類見曲直之繩墨矣是故制敵莫如仗義
天下莫大於理而彊有力不與焉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文公名鮑子國立是為共公左氏傳始厚葬用蜃灰益車馬始用

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頌去感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感死又益其侈庚寅衛侯速卒

左氏傳衛穆公卒晉二子

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庚寅衛侯速卒

左氏傳衛穆公卒晉二子

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

取汶陽田

表婁之盟晉使

齊歸魯衛侵地故歸汶陽田得之不義故不云我不書歸而曰取逆詞也與書取濟西田之義同汶陽魯邑今

濟寧路兗州泗水縣北有故汶陽城左氏傳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羊傳汶

陽田者何韋之賂也胡氏傳汶陽之田本魯田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謂之取何也恃大國兵力

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矣異乎然則宜奈何攷於建邦

土地之園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侵小得之春秋固有與滅國繼絕世之義必有取也魯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孟氏語慎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經於復其故田而書取所損益亦可知矣

冬楚師鄭師侵衛

楚欲救齊而不克故為此師

十有

一月份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楚公子名嬰齊三命大夫蜀杜氏曰魯地今東昌路

博平縣西有蜀亭左氏謂侵衛遂侵我故公往會致賂納質也左氏傳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况吾齊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遠鯨救之赦罪悉師王卒盡行

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彊冠之
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
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
賂之以執斲執鉞織絰皆百人公衛為質以請盟楚人
許平 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亢也
胡氏傳案左氏魯衛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為陽橋
之役令尹子重曰師衆而後可於是王卒盡行二國稱
師著其衆也侵衛則書侵我師于蜀致賂納質沒而不
書非諱也書其重者則莫重乎其以中國諸侯降班失
列下與蠻荆之大夫會也季孫行父為國上卿當使其
君尊榮其民免於侵陵之患而危辱至此特起於忿恚
肆其褊心而不知制之以禮也書曰必有思乃其有濟
懲怨室欲德之修也不忤不求行之善也躬自厚而薄
責於人遠怨之方也季孫忿恚弗能懲也而辱連君父
不亦慚乎故春秋史外傳心之要與也攻其
行事深切著明於以反求諸已則亦知戒矣

丙申公及

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

人盟于蜀

左氏謂卿貶書人而又謂蔡侯許男乘楚車故不書皆謬說也聖人作經直書公及諸國

微者盟是非自見何待書人然後為貶乎既以諸國卿書人為貶而蔡許之君何不亦書曰人乃反沒而不書何一事之間立義不同如此哉傳之不可盡信也如此當從例以為微者也胡氏曰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亦誤也程子曰凡盟內為主稱及外為主稱會由是觀之公會楚公子嬰齊公往會之也公及楚人則知公為主也程子曰楚為疆威凌轅中國諸侯苟能保固疆圍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復從與之盟約見其衰弱失道可知
左氏傳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

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况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其是之謂矣公羊傳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得壹貶焉耳教梁傳楚其稱人何也於是而後公得其所也會與盟同月則地會不地盟不同月則地會地盟此其地會地盟何也以公得其所申其事也今之屈向之驕也胡氏傳盟而魯與必先書公尊內也次書主盟者衆所推也此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公子嬰齊秦石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去疾皆國卿也何以稱人楚僭稱王春秋黜之比諸夷狄晉雖不競猶主夏盟諸侯苟能任仁賢修政事保固疆圍要結鄰好同心擇義堅事晉室荆楚雖大何畏焉今乃西向服從而與之盟不亦耻乎荆舒是懲闕宮之詩魯之訓也乃是之從亦為不善擇矣經於魯君盟會不信則諱公而不書不臣則諱公而不書棄中國從蠻荆則諱公而不書蜀之盟棄晉從楚書公不諱何也事同而既

貶則從同同正始之義也從荆楚而與盟既諱公於僖十九年齊之盟矣是以於此不諱而人諸國之大夫以見意也

癸酉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討其從楚

侵衛也

左氏傳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鄭之役也遂

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郟敗諸丘輿

皇成如楚獻捷 胡氏傳棄左氏諸侯伐鄭討鄭之役

也遂東侵鄭公子偃帥師禦之覆諸郟敗諸丘輿夫討

鄭之役則復怨勦民非觀釁也遂東侵則潛師掠境非

以律也覆而敗諸則專用詐謀非正勝也度彼參此皆

無善也略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也

初為是役必以鄭之從楚也附蠻夷擾中國則盟主有

詞于伐爾宋衛未葬未葬易為稱爵

背殯越境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新宮宣公之廟也廟成而主未

遷故不曰宣宮而曰新宮書災紀異也書哭見非禮殺梁之說誤矣公羊傳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公則

曷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新宮者禰宮也

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延道不敢稱謚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為無譏矣胡氏傳廟災而哭禮也得禮為

常事則何以書緹氏劉綯曰新宮者宣宮也不曰宣宮者神主未遷也知然者丹楹刻桷皆稱桓宮此不舉謚

故知其未遷也宮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何禮哉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幾於遷主可知矣言災則不恭之

致亦自見矣此說據經為合或曰禮稱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新宮將以安神主也雖未遷而哭不亦可

乎曰先人之室蓋嘗寢於斯食於斯會族屬於斯其居處笑語之所在皆可想也事死如事生故有焚其室則

哭之禮也神主未建而哭於人情何居

乙亥葬宋文公

厚葬是以緩也左氏傳始厚葬益

車馬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胡氏傳
案左氏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樂
舉於是乎不臣攷於經未有以驗其厚也數其葬之月
則信然矣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降
殺遽速為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靜外無
危難曷為越禮踰時逮乎七月而後克襄事哉故知華
元樂舉之棄君於惡而益其侈無疑矣夫禮之厚薄稱
人情而為之者也宋公在殯而離次出境從金革之事
哀感之情忘矣顧欲厚葬其君親此非有所不忍於死
者特欲誇耀淫侈無知之人耳世衰道微禮法既壞無
以制其侈心至於秦漢之間窮竭民力以事丘隴其禍
有不可勝言者春秋據事直書而其失自見此類是也
豈不為夏公如晉左氏傳公如晉
永戒哉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

許

鄭公子名去疾三命大夫

左氏傳

公至自晉

胡氏傳

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重而不朝于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于晉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為作秋也公行多不致其書公至自晉何其至也必有以也

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棘汶陽邑也今濟南路章丘縣之南魯復故地取之不以義故至於

此左氏傳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公羊傳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胡氏傳棄左氏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何敵地而民不聽至於命工將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於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為之民也鯀成公不知薄稅畝輕力使修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

大雩

紀失禮也

晉郤克衛孫良夫

伐虜咎如

赤狄之別種也

左氏傳討赤狄之餘焉虜咎如潰上失民也

冬十有一月

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

丁未及孫良夫盟

荀氏庚名晉三命大夫因來聘而與之盟未前定也

左氏傳晉侯使荀

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公羊傳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
穀梁傳其日公也來聘而求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不言求兩欲之也
胡氏傳劉敞曰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庚與良夫

不務引其君當道而生事專命為非禮不信以干先王之典故不繫於國以見其違事之辱非人臣之操此說也其言及者公與之盟而不言公見二卿之伉鄭伐也盟者春秋所惡於惡之中又有惡焉此類是矣

許

將尊師少例書某伐某曰狄之者鑿說也程子曰鄭從楚一年而再伐許其罪可知也胡氏傳稱國以

伐外之也晉楚爭鄭鄭兩事焉及邲之敗於是乎專意事楚不通中華晉雖加兵終莫之聽焉至此一歲而再伐許甚矣夫利在中國則從中國利在蠻荆則從蠻荆而不擇於義之可否以為去就其所以立國者蓋亦殆哉况又馮弱犯寡一歲之中而再動干戈於鄰國不既甚乎春秋之法中國而從于楚者則外之所以懲惡也以為告詞略而從告乃實錄耳一字為褒貶義安在也

甲戌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氏傳 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

三月壬申

鄭伯堅卒

襄公名堅子費立是為悼公

杞伯來朝

左氏傳歸叔姬故也

夏四月

甲寅臧孫許卒

臧文仲也

公如晉

左氏傳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葬鄭襄公

莫速也

秋公

至自晉

左氏傳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通未可叛也國大且睦而過於我諸侯聽

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乃止冬城鄆公

叛晉攻城之為備也

鄭伯伐許

君親將例書爵程子曰緝鄭伯見其不復為喪禮從戎也左氏傳

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冷救之田胡氏傳前此鄭襄公伐許既狄之矣今悼

公又伐許乃復稱爵何也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草之事則忘親矣稱爵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

乙亥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出也左氏傳前年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

殺

梁傅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胡氏傳前書杞伯來朝左氏以為歸叔姬也此書杞叔姬來歸則出也春

秋於內女其歸其出錄之詳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

心人皆有之而不能為之擇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苦淫僻之罪多矣王法所重人倫之本錄之詳也為世戒也

仲孫蔑如宋

報聘也左氏傳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

首于穀

荀氏首名晉三命大夫

左氏傳

梁山崩

晉山

今奉元路同州韓城縣聞而知之故不繫國左氏傳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

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

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
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
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公羊傳梁山者何河上之
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
崩壅河三日不汩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穀梁傳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有崩道則何以書也
曰梁山崩壅過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
來過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
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
梁山崩壅過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為此召我也為之
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
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縠帥羣臣而哭
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過河
三日不流為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縠帥羣臣而哭之
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
胡氏傳梁山韓國也詩曰奕奕梁山韓侯受命而謂之

韓奕者言奕然高大為韓國之鎮也後為晉所滅而大夫韓氏以為邑馬書而不繫國者為天下記異是以不言晉也左氏載降人之語於禮文備矣而未記其實也夫降服乘屨徹樂出次祝幣史詞六者禮之文也古之遭變異而外為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主於內若成湯以六事檢身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於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修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弑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具應亦惜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而事應具存其可忽諸

秋大水

高下皆有非常之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周定王崩太子夷立

是為簡王不書葬魯不住會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

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晉伯既哀不能為主諸侯同為盟也

燕牟杜氏曰鄭地今汴梁路封丘縣有桐牟程子曰天
王崩而會盟不廢書同見其皆不臣左氏傳同盟于
燕牟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
難初宋公子圍適為質於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
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胡氏傳案左
氏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伯如楚訟不勝歸而請成于
晉盟于燕牟鄭服也鄭服則何以書同盟天王崩赴告
已及在諸侯之策矣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也而九國
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春
秋惡盟誓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丙子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公歲首在外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宮魯武公之廟也武公至是歷十一世廟毀已久而
季孫行文以葦之功故復立武宮以告成事欲著其功
非禮之甚也左氏傳季文子以葦之功立武宮非禮
也聽於人以殺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

公羊傳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胡氏傳武宮武公之宮立武宮非

禮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設而無立故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者諸侯之廟制也曰考廟曰王

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馬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則祭無禱乃止去墀

為兕諸侯之祭法也武公至是歷世十一其毀已久而報立焉非即遠有終之意故特書曰立立者不宜立也

取鄆

魯取之也鄆附庸小國也未詳左氏傳取鄆言易也公羊傳鄆者何鄆妻之邑也昌為不繫于

鄆妻諱五也殺梁傳取鄆鄆國也胡氏傳鄆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為君隱也項亦國也其書

滅者以僖公在會季孫所為故直書其事而不隱此春秋尊君抑臣以耕上下謹於微之意也人倫之際差之

毫釐繆以千里故仲尼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使以道事君而無朋附權臣之惑於傳有之犯上干主其罪

可救乎仲責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為嫌至於王氏則周旋相比結為死黨而人主不之覺此世世之公患也歸父家遺綠季氏也朝吳出奔因無極也王章殺身仲王鳳也鄴侯寄館避元載也惟殺生在下而人主失其柄也是以黨與衆多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父矣使春秋之義得行尊君抑臣以辨上下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左氏傳晉

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鄰人伊維之戎陸渾蠻氏侵赤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夏六月邾子來朝

五年同盟故來修好

公孫

嬰齊如晉

罷盟而聘也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

左氏傳

壬申鄭伯費卒

悼公名費

弟喻立是為成公
不書葬不往會也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晉命也受

命盟主以侵同盟之國失道可知
左氏傳孟獻子叔

孫宣伯侵宋晉命也
胡氏傳魯遣二卿為主將動大

衆馬有事於宋而以侵書者潛師侵掠無名之意蓋陋

之也於衛孫良夫亦然上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

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

元矣是年冬鄭伯背楚求成于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

于麇牢矣今而有事於宋上卿授鉞大衆就行而師出

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罪之也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後

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馬則此師為晉而舉非魯志明

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於人不得

已馬將能立乎春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氏傳楚子

秋所以罪之也
重伐鄭鄭從

晉故
冬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晉人謀去故降諸大夫
皆曰必居郟瑕氏之地沃饒而

近豎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邛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覲易覲則民愁民愁則壑隘於是乎有沉溺重膹之疾不如新田上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豎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既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

晉欒書帥師救鄭

欒氏

書名晉三命大夫楚以鄭從晉而加伐故晉救也左氏傳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過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欒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禁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眾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眾子為大政

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
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
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
不亦可乎胡氏傳荆楚借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而
不敵者大一統以存周使明著於君臣之義也鄭能背
夷即華是改過遷善出幽谷而還喬木也嬰齊為是帥
師又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書卿
帥師伐鄭於文無貶詞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書樂武
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而伐
者之罪著矣案左氏晉楚遇于桑隧軍帥之欲戰者八
人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
善樂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既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此
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因壘而
崇降者文也次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
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

丁丑七年春王正月鸕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鸕鼠又食其

角乃免牛

鸕鼠田間小鼠也亦名甘口鼠趙氏曰上元二年會稽牛災小鼠噬牛纒傷皮膚輒死乃

鸕鼠也此亦紀災異故書 穀梁傳鸕鼠食郊牛角不言日急辭也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斜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鸕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免牛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 胡氏傳穀梁子曰郊牛日展斜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鸕鼠又食其角則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有司免過即變異也其應云何許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有虞三桓之志至成始非戒矣理或然也

吳伐邾

將尊師少也曰外之者非也

左氏傳吳伐邾邾成季

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
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
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 胡
氏傳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
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為其僭天子之大號也案國語云
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
益熾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
與之故紀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
尼之制也而以為不敢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誤矣

夏五月曹伯來朝

左氏傳曹宣公來朝

不郊猶三望

胡氏傳吳郡朱長文曰禮

天子有四望諸侯則祭境內山川而已魯當祭泰山泰
山魯之境也禮所得祭故不書三望僭天子禮是以書
之其說是矣楚子軫言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而曰江漢
沮漳楚之望非也楚始受封濱江之國漢水沮漳豈其

境內哉此亦據後世并兼封略言之爾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

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

同盟于馬陵公至自會

楚公子嬰齊帥師將尊師衆也諸國君自將故書爵馬陵衛地

在今大名路元城縣程子曰諸侯同心病楚也左氏

傳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

因鄆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彘牟之盟且

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胡氏傳楚人軍

旅數起頻年伐鄭以其背已而從諸夏也與莊之欲討

徵舒而入陳亦異矣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書伐而無

貶詞者所謂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晉合八國之君

親住救鄭剛攘荆楚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善故特書

救鄭以美之言救則楚罪益明而鄭能背外即內善亦

著矣前此晉遣上將諸國不與焉此則其君自行而會

合諸國則楚人暴橫馮陵諸夏之勢益張亦可見矣故盟于馮陵而書同盟者同病楚也

吳入州來

吳姬姓太伯逃荆蠻傳之仲雍至壽夢始僭稱王經例書子國在今平江路於伐郟始見經州來姓爵未詳國在今安豐路霍丘縣後為楚所滅而蔡遷都之左氏傳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闞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闞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恠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馮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陣教之叛

楚實其子旅庸馬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冬大雩穀梁傳雩者吳虛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衛孫林父出奔晉

左氏傳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

晉晉反
城焉

戊寅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韓氏

晉三命大夫汶陽田魯故地也嘗侵入于齊鞏之戰晉使歸魯矣今而又命魯歸之於齊反覆可知是以伯業衰也書曰歸之于齊逆詞也左氏傳季文子餒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戒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

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
與一奪二三孰甚馬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况霸主窮
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
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速猶而失諸侯也是以
敢私言之 公羊傳來言者何內辭也脅我使歸之也
曷為使我歸之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
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
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 穀梁傳于齊緩辭
也不使盡我也 胡氏傳汶陽之田本魯田也魯人恃大
國之威以兵力脅齊得其故地而不正疆理於天王則
取之不以其道也卻克戰勝令於齊曰反魯衛之侵地
齊既從之今復有命俾歸諸齊則歸之不以其進也而
齊人貪得晉有二命穿也列御無所諫止皆罪矣來言
者緩詞也歸之于者易詞也為國以禮者無憚於
強而魯侯微弱遂以歸齊而不能保罪亦見矣 晉樂

書帥師侵蔡

蔡從楚故晉侵之左氏傳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

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

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公孫嬰齊如莒 因聘而自逆婦也左氏傳聲伯如莒逆

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請婚也左氏傳宋夏來聘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

孫壽來納幣

宋公孫名壽三命大夫左氏傳禮也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胡氏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禮不可略亦不可過惟其稱而已矣略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宋公之請伯姬魯侯之嫁其女皆致其厚者也而不知越禮踰制豈所以重大婚之禮哉經志書之為從 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 趙氏同括皆名晉三命大夫宣十二年左氏

傳曰原屏咎之徒也明本不以德義自居而妄叨高位
宜見討今雖實不作亂從告而稱其名言從告者凡教
大夫必以其實有罪告不肯言其無罪魯史詳曲直立
其文耳宣十五年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
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又成五年
春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樂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
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
已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
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
之明日而亡八年夏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晉趙莊姬
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樂卻為微
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
奚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
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
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
立武而反其田焉

胡氏傳素左氏趙莊姬為趙嬰之

亡蹻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證晉討趙同趙括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君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然則同括無罪為莊姬所蹻而欒郤害之也故掘國以救而不去其官以見晉之失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天子當作王

刑政矣文誤也錫亦文誤也公殺皆作錫定王崩而魯不會葬簡王立而魯不朝今反來錫命周之失道甚矣而魯之罪亦可知也左氏傳君桓公來錫公命公羊傳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胡氏傳諸侯詞立而入見則有賜已修聘禮而來朝則有賜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服喪已畢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而不入京師又未嘗敵王所愾而有功也何為來賜命乎召伯者隸內諸侯為王卿士者也來賜公命罪邦君之不王譏天子之

僭賞也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于

魯也左氏傳

來歸自杞故書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

齊人邾人伐邾

士氏燮名晉三命大夫來聘言伐邾也邾從吳故晉主兵伐之左氏傳晉士

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俊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伐邾胡氏傳棄左氏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公請緩師不可吳初伐邾季孫固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亡無日矣當其時既不能救及其既成豈獲已也而又率諸國伐之何義乎前書來聘下書會伐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魯既知其不可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衛人來媵程子曰媵小事不書伯姬不能立亦可知矣嫁諸侯皆來媵之故書

以見其賢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況君子乎或曰魯女之賢豈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為媵因為之擇賢小君則諸侯之國賢女當自聞也左氏傳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穀梁傳媵之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胡氏傳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媵非禮也夫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女則是以欲敗禮矣備書三國以明適制為後戒也

己卯九年春王正月祀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叔姬已出而復來逆

喪魯彊之也左氏傳祀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祀叔姬卒為祀故也逆叔姬為我也公羊傳祀伯曷

為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內辭也脅而歸之也 穀梁傳
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為之也 胡氏傳凡筆於經
者皆經邦大訓也祀叔姬一女子爾而四書于策何也
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春秋慎男
女之配重大婚之禮以是為人倫之本也事有大於此
者乎男而賢也得淑女以為配則自家刑國可以移風
俗女而賢也得君子以為歸則承宗廟奉祭祀能化天
下以婦道宜曰小補之哉夷攷祀叔姬之行雖賢不若
宋共姬亦不至如鄧季姬之越禮也祀伯初來朝魯然
後出之卒而復逆其喪以歸者豈非叔姬本不應出故
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乎魯在春秋時內女之歸
不得其所者有矣聖人詳錄其始卒欲為後鑒使得有
終而無弊也其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經世之慮遠矣

子祀伯同盟于蒲公至自會

蒲鄭氏曰衛地在今大名
路開州長垣縣諸侯欲叛

晉故晉復為此盟以結之程子曰諸侯患楚之疆同盟以相保鄰既盟復叛深罪其反覆左氏傳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戒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胡氏傳案左氏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戒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夫盟非同結之本也衛獻公言於甯喜求復國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小邾射以勾釋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夫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晉初下令於齊反魯衛之侵地而齊不敢違者以其順也齊既從之魯君親往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俾歸諸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無或乎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反求諸已博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以御之是從二月伯姬歸事於末而不知本矣持書同盟以罪晉也

于宋

伯姬宣公女故不書子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程子曰女既嫁父母使人

安之謂之致女古者三月而廟見始成婦也伯姬賢魯國重之故卿致也左氏傳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

李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

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公羊傳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綠伯姬也穀梁傳致者不致者

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不正故不與內稱也逆者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

姬也胡氏傳致女者何女既嫁三月而廟見則成婦矣而後父母使人安之故謂之致也常事滿何以書致

女使卿非禮也晉人來媵左氏傳禮也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穀梁傳媵淺事

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胡氏傳經有因襲以見貶者初獻六羽之類是也亦

有因貶以見褒者致女來媵之類是也伯姬賢行著於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賢名聞於遠故諸國爭媵信其無妒忌之行程氏以為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况君子哉或曰魯女雖賢豈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為媵因為之擇賢小君則諸侯之賢女自當聞矣

秋七月丙子齊侯

無野卒

頃公名無野子環立是為靈公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鄭會楚公子成故晉執而伐之也

左氏傳楚人以重

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鄆鄭伯如晉晉人討其戚

於楚也執諸銅錕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欒梁傳欒書帥師伐鄭不言戰以鄭伯也為尊者諱耻為賢者諱過為親者諱疾胡氏傳案左氏楚人以重

賂求鄭鄭伯會公子成于鄆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戚於楚執諸銅錕欒書伐鄭鄭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楚

子重侵陳以救鄭稱人而執者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
京師則非伯討也殺伯蠲不書者既執其君矣則行人
為輕亦不足紀也楚子重侵陳與處父救江何異削而
不書者鄭亦有罪焉耳夫背夷即華正也今以重賂故
又與楚會則是惟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
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

冬十有一月

葬齊頃公

不書日
缺文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

人入鄆

楚公子嬰齊帥師將尊師衆也莒人畏楚故亂
逃散楚人將卑師少也楚師至莒而分兵入鄆

也鄆莒魯所爭之邑今益都路沂州左氏傳晉侯使
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
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軌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啟
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
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
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

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決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菲葦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穀梁傳其曰莒雖夷狄猶中國也大夫潰莒而之楚是以知其上為事也臣以叛君為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胡氏傳案左氏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城惡眾潰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教死而民不去是則可為也夫鑿池築城者為國之備所謂事也教死而民不去為國之本所謂政也莒恃其陋不修城郭決辰之間楚克其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教死而不去則昧於為國之本也雖降莒之城何益乎故經於莒潰特書日以謹之者以明城郭溝池重門擊柝皆守邦之末務必以固本

安民為政之急耳

秦人白狄伐晉

左氏傳諸侯貳故也

胡氏傳經所謹者內外之辨也晉嘗

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稱人貶詞也武王伐高誓師牧野庸蜀髦髻獻盧彭濮皆與焉豈亦不謹乎除天下之殘賊而出民於水火之中義可同也豈晉之伐秦秦之伐晉所可幾哉今二國運兵不已中國友邦自相侵伐已為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焉不亦甚乎晉既失信復聽婦人讒說殺其世臣而堵侯皆貳秦狄支伐比事以觀可謂深切著明矣

鄭人圍許

左氏傳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

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

城中城

左氏傳書時也

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

非外民也胡氏傳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

濬池以為固也穀梁子謂凡城之志皆譏其說是矣昔

雖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鄆苟有令政使民教死而不濟危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為

微守蓋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歟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為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

庚辰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衛侯之弟名黑背侵鄭為晉討也

左氏傳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胡氏傳案左氏衛

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其曰衛侯之弟者子叔黑背生

公孫剽孫林父甯殖出衛侯術而立剽亦以其父有寵

愛之私故得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其特書弟以

為後戒可謂

深切著明矣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魯郊非禮而五卜尤非禮

五卜不從然後乃不郊其失可知程子曰魯郊非禮因

事而書公羊傳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

也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五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

卜曠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

公衛侯曹伯伐鄭

晉執鄭伯鄭別立君故諸侯伐鄭以納鄭伯左氏傳鄭公子班聞叔申

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孺夏四月鄭人殺孺立堯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裏鍾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為質齊人來媵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辛已鄭伯歸齊人來媵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以錄伯姬之辭言之

丙午晉侯孺卒

景公名孺子州蒲立是為厲公左氏

婦人以衆多為侈也

傳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馬逃之其一曰居肅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肅之上膏之下攻之不

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秋

七月公如晉

自往弔也冬葬晉景公而晉留公以俟送故公在晉至十一年三月始至則知為晉

所留明矣不曰送葬明非為葬而行也曰諱者非也諸傳每有此等臆說左氏傳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茂未反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胡氏傳此葬晉侯也而不書諱之也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公之葬晉侯非禮也唯天子之事焉可也傳以晉人止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諱而不書非也假令諸侯皆在魯人不以為辱而可書乎冬十月

辛巳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公留晉久矣今始書至晉罪可知矣左

氏傳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賊於楚故止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晉侯使卻鞏來聘已

丑及卻鞏盟

卻氏鞏名晉三命大夫晉留公久矣恐公怨而叛之故使卻鞏來報聘而又結盟也

左氏傳卻鞏來聘且涖盟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子與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卻鞏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之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卻氏卻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 夏季

孫行父如晉

報卻誓之聘也 左氏傳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

秋叔孫僑如如

齊

左氏傳宣伯聘于齊以修前好

冬十月

壬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左氏傳周公楚惡惠襄之伯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

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公羊傳周公者何

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穀梁傳固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言其

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胡氏傳柔左氏周公楚惡惠襄之伯且與伯

與爭政不勝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夫人主無誠慙之心而下要大臣盟是謂君

不君人臣無忠言之實而上與人主盟是謂臣不臣既已要質鬼神以入矣又叛盟失信而出奔則是自絕於

天也自周無出而書曰出者見周夏公會晉侯衛侯于室哀徵刑政號令不行於天下爾

瑣澤瑣澤杜氏曰地缺今案左氏謂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當是晉地左氏傳宋華元克合

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獎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
赤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災危
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
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神明殛之
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杜氏

晉而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左氏傳狄人聞宋之盟以侵

狄不言戰皆曰**冬十月**
敗之夷狄不日

癸未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郤氏錡名晉三命大夫乞師卑辭以

請非強命之也程子曰不以王命與諸侯故書乞左
氏傳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
亡乎禮身之幹也殺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
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

侍 殺梁傳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
胡氏傳晉主夏盟行使諸侯徵會討貳誰敢不從以霸
主之尊而書曰乞師何也列國疏封雖有大小土地甲
兵受之天子不相統屬魯兵非晉所得專也今晉不以
王命與諸侯之師故特書曰乞以見其卑伏屈損無自
反而縮之意矣聖人作春秋無不重內而輕外至於乞
師則內外同辭者蓋皆有報怨復讎貪得之心是以如
此若夫誅亂臣討賊子請於天王以大義驅之誰不拱
手以聽命何至於乞哉噫此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邾人滕人伐秦

公因會伐秦而如京師不成禮故不曰朝以伐秦為繼事聖人所以尊周也程

子曰不書朝王因會伐而行也故不成其朝以伐秦為
邊事明朝為重也左氏傳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

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
受服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
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
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
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敦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
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服神之節也今成
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秦伯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
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樂
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卻鞫佐之韓厥將下
軍荀營佐之趙旃將新軍卻至佐之卻縠御戎欒鍼為
右孟獻子曰晉師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
諸侯之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
曹宣公卒於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迂晉侯于新楚
成肅公卒於瑕公羊傳其言自京師何公鑿行也公
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殺梁傳言受命不敢叛周

也 胡氏傳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修朝覲之禮者今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皆朝王而不成朝禮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因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為遂事者此仲尼親筆明朝王為重存人臣之禮也古者諸侯即位服喪畢則朝小聘大聘終則朝巡狩于方畿則朝觀春秋所載天王遣使者屢矣十二公之述職蓋闕如也獨此年書公如京師又不能成朝禮不敬莫大焉君臣人道之大倫而至於此極故仲尼嘗喟然嘆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為此懼作春秋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所以明君臣之義者至矣其義得行則臣必敬於君子必敬於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大倫必正豈曰小補之哉此以伐秦為遂

曹伯廬卒于師

宣公名廬戰沒故曰卒于師項氏曰因師事卒為敵殺也

不曰戕當陣而殺不可罪敵也書卒于師則知為敵所殺也 穀梁傳傳曰閔之也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

會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以伐秦至則知非朝也

冬葬曹宣公

子負芻立

是為成公

左氏傳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

之晉人以其後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馬乃反而致

其邑 穀梁傳葬時正也

甲申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同盟故來討

夏衛孫林父

自晉歸于衛

自晉者晉納之也使彌見孫林父馬定

公不可夏衛侯既歸左氏傳衛侯如晉晉

晉侯使卻擘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復之 秋叔孫僑如齊逆

女

公使逆夫人也始逆例書女左氏傳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

鄭公子喜帥師

伐許

鄭公子名喜三命大夫馬戊戌鄭命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

左氏傳鄭子罕伐許敗

封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僑如不氏非賤而去之也上書叔孫

齊如如齊逆女矣而此止書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簡文以承上也

左氏傳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

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穀梁傳大夫不以夫人以夫

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挈由上致之也胡氏傳穀梁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

僑如之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耳然則娶于他邦而道里或遠必親迎乎以封壤則有大小以爵次則有尊

卑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中禮之節可也冬十月庚寅衛侯臧

卒

定公名臧子衎立是為獻公左氏傳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嬖之子衎以為太子冬十月衛

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數曰是夫也將不惟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

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戚而

甚善晉大夫

秦伯卒

不書名不書日缺文也

乙酉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不書日 三月乙巳仲

嬰齊卒

即公孫嬰齊也命之氏曰仲後曰仲嬰齊公羊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

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為人後者為其子則其稱仲何孫

以王父字為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于晉而未反何以後之叔仲惠伯傳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

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弒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為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榿聞君薨家遺揮惟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

穀梁傳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胡氏傳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為凡嗣以後襄仲則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以父字為氏亦非矣

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

師公至自會

負芻殺世子而立故晉侯會諸侯同盟而執之歸于京師此伯討也不曰諸侯而曰

晉侯權在晉侯也程子曰十三年曹伯卒于師負芻殺世子而自立既三年諸侯與之盟矣方執之稽天討也

書同見其既同也

左氏傳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

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諸侯

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

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

逃奔宋殺梁傅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不言之

急辭也斷在晉侯也胡氏傳稱侯以執伯討也何以

為伯討晉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

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

至是晉侯執之又不敢自召而歸于京師使即天刑夫

是之謂伯討春秋執諸侯者衆矣未

有執得其罪如此者故特書其爵

夏六月宋公固卒

共公名固子成立是為平公不日缺文也 **楚子伐鄭** 左氏傳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

毋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中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

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樂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

民將叛之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三月葬速非禮也無民孰戰 疑梁傳月卒日葬非

葬者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也葬共姬則其不可不葬共公何也夫人之義不踰君也

為賢者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

崇也 **夫山宗魚石出奔楚** 華元畏亂出奔晉而晉歸之故不曰復入蕩山再命例書名非去族

也稱大夫見其非貶明矣魚氏石名三命大夫 左氏傳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

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
為少司寇向帶為太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
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
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
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
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
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
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戎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
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
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
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元使止之不
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
入矣右師視連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
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灌閉門登陴矣左
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
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 胡氏傳宋六卿魚氏蕩

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華氏戴族也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氏汰而驕共公卒已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司君臣之訓而不能正罪大矣不能治官政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將止之魚府曰元反必討是無桓氏也石曰彼多大勳國人所與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遂自止元於河上元歸使國人攻桓氏殺蕩山出魚石國然後定元之出奔晉與歸于宋皆不省文者著其正也書之重詞之複必有美惡焉詞繁而不殺所以與之也以不賴寵而出奔以國人與晉皆許之討而後入正可知矣蘇轍謂使元懷祿固寵重於出奔則不能討此說是也山不書氏背其族也背其族者伐其本也人而無本人道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况於人而忍伐其本乎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

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鮪邾人會吳于鍾離

高氏無咎名齊三命

大夫鄭公子名鱄三命大夫會而殊會抑之不使其抗也與會王世子辭同而義異鍾離杜氏曰楚地今安豐路臨淩府鍾離縣程子曰吳益疆大求會于諸侯諸侯之衆往而從之故書諸國往與之會以見夷狄威而中國衰也時中國病楚故與吳親襄十年祖之會十四年向之會並與此同左氏傳會吳于鍾離始道吳也公羊傳曷為殊會吳外吳也曷為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穀梁傳會又會外之也胡氏傳吳以號舉貶之也會而殊會外之也殊會有二義會王世子于首止意在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會吳于鍾離于祖于向意在賤吳子而罪諸侯不能與之敵也夫以太伯至德是始有吳以族言之則周之伯父也至其後世遂以號舉者以其借竊稱王不能居中

國之爵號耳成襄之間中國無霸齊晉大國亦皆僂首東向而親吳聖人蓋傷之故特殊會可謂深切著明矣

許遷于葉

通鄭而遷也葉在今河南南府路南陽府左氏傳許靈公畏逼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

申遷許于葉

穀梁傳遷者猶得

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許復見也

丙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趙先生曰雨木冰如雨

也曰雨而木冰者非也

公羊傳雨木冰者何雨而木

冰也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雨而木冰也志異也傳

曰根枝折

胡氏傳雨木冰者雨而木冰也何休曰木

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脊木者

君臣將執於兵之微未幾而有沙隨莒丘之事天人

之際休咎之應焉可誣也而欲盡廢五行傳亦過矣

四月辛未滕子卒

不書名缺文也不書葬不往會也

鄭公子喜帥師侵

宋

左氏傳鄭公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為陵退舍於夫渠不微鄭人覆之敗諸為陵獲將鉏樂懼宋

特勝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子程

曰時以穆姜叔孫僑如將作難故師出後期左氏傳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

若惟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侯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

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

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偃居

守郤犇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

有勝矣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楚子鄭師敗

績甲午晦是月晦日也穀梁曰日事過晦曰晦是也公羊曰冥紀異謬也三國書爵君親將也後書楚子鄭

師敗績楚君傷而鄭君不傷也興此師者晉也故以晉

為主鄆陵鄭地即鄆也今鄆陵縣

左氏傳戎寅晉師

起鄭人間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

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

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潰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恆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甸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卻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耻也文

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疆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事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歷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句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䟽行首晉楚惟天所授何患焉馬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樂書曰楚師輕窳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遠晦在陳而蹶合而加蹶各顧其後莫有聞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鷓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度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蹶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

國士在且厚不可常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賦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賦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樂鉞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樂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樂書將載晉侯鉞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撤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尪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天使射呂錡中項伏殺以一矢復命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秣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

穀而趨無乃傷乎卻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
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
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
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
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卻至從鄭伯其右
蒯翰胡曰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俾以下卻至曰傷國君
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惟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
內旌於毀中唐荀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
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
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
冉搏人以投中車析執晉師乃止囚楚公子我樂鐵見
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
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
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
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馬公許之使行人
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鐵御持矛是以不

得搗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
故也不亦穢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
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鷄鳴
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望狗曰蒐乘補卒秣馬
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
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
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持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
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
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予常有德之謂公羊傳晦者何
冥也何以書記異也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王瘞也
王瘞者何傷乎矢也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未言爾
穀梁傳日事過晦曰晦四體偏斷曰數此其敗則目也
楚不言師君重於師也胡氏傳不書師敗績以其君
親集天於目而身傷為重也當是時兩軍相抗未有勝
負之形晉之捷也亦幸馬耳幸非持勝之道范文子所
以立於軍門有聖人能內外無患盍釋楚以為外懼之

戒乎楚師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怠矣卒有欒氏之譖而
誅三郤國內大亂聖人備書以見行事之深切著明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左氏傳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
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

子無以為過不殺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
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
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
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
及而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

公公至自會

鄆陵之役晉來乞師而魯出師後期故此
會不見公也沙隨杜氏曰宋地今歸德府

寧陵縣有沙隨亭程子曰晉愨公之後期故不見公也
君子正己而無郵乎人魯之後期國難故也晉不見為
非矣彼曲我直故不足為恥也左氏傳秋會于沙隨
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犇曰魯侯待于壞潰以待勝者

卻犖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公羊傳不見公者何公不見見也公不見見大夫執何以致會不耻也曷為不耻公幼也終梁傳不見公者可以見公也可以見公而不見公讎在諸侯也胡氏傳臣子之於君父揚其美不揚其惡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禮也聖人假魯史以示王法其於魯事有君臣之義故君弑則書薨易地則書假滅國則書取出奔則書遜屈已而與疆國之大夫盟則書及叛盟失信而莫適守則沒公而書會凡此類雖不沒其實示天下之公必隱避其辭以存臣子之禮然則沙隨之會晉不見公是魯侯之大辱深可耻焉者矣曷為直書其事而不諱乎曰春秋伸道不伸邪榮義不榮勢正已而無恤乎人以仁禮存心而不憂橫逆之至者也沙隨之會魯有內難師出後廟所當恤者晉人聽叔孫倫如之譖怒公而不見曲在晉矣魯侯自反非有背仁棄禮不忠之咎也昔魯子嘗聞大勇於夫子曰

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沙隨之不見於公何歎乎直書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大勇浩然之氣所以守身應物如此其垂訓之義大矣公會

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尹子周卿畿內采地鄭從建與晉戰于鄆陵雖敗績

而未服從故晉以王命伐之也左氏傳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為食于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

曹伯歸自京師

程子曰曹伯不名不稱復歸王未嘗絕其位也

自京師王命也左氏傳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惟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

諸微邑敢私布之 公羊傳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
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易也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
也公子喜時在內則何以易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
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其言自京師何言甚
易也舍是無難矣 穀梁傳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出
入不名以為不失其國也歸為善自某歸次之 胡氏
傳曹伯不名其位未嘗絕也不絕其位所以累乎天王
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天王之釋有罪也善不蒙賞
惡不即刑以堯為君舜為臣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寘諸刑典而使復
國則無以為天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莒丘
下之共主矣 叔
儒如使晉執之也莒丘杜氏曰晉地程子曰寘之于莒
丘也 左氏傳宣伯使告卻犇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
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
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

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
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莒丘公還
待於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犇曰苟去仲孫蔑
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僞如之請子
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
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
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
仇讎亡而為讎治之何及卻犇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
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冰寡君之命以請
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
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
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
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忌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
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 公羊傳執未有言舍之者
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恠矣執未有言仁之
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

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成公將會晉厲公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為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穀梁傳執者不舍而舍公所也執者致而不致公在也何其執而辭也猶在公也存意公亦存也公存也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亂

不克故出奔左氏傳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

及晉卻犇盟于扈晉釋季孫行父而與之盟左氏傳季孫及卻犇盟于扈公至自

會行父被執公使請之于晉遂待於郟故令始至乙酉刺公子偃偃宣公子也穆姜請殺行

父而公不從遂指偃鉏曰不可是皆君也而獨殺偃何哉蓋偃預聞其謀也左氏傳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

于齊而立之 穀梁傳大夫日卒正也先刺後名殺無
罪也 胡氏傳案左氏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
其室戰于鄆陵之日公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
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
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墮申宮敞備設守而
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宣伯使告卻擘曰魯
侯待于壞墮以待勝者卻擘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
侯晉侯不見公公會諸侯伐鄆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
又申守而行宣伯使告卻擘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
欒苑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
季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
父而殺之我斃蔑也不然歸必叛晉人執季文子于莒
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擘曰苟去
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儻如
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
君也若猶不棄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

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范文子謂樂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共安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讓恩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叔季孫出叔孫淹如而盟之季孫及郟準盟于扈歸刺公子履

丁亥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左氏傳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

括殺晉侵鄭至于高氏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

伯邾人伐鄭

單子周卿畿內采地鄭猶不服故晉再以王命伐之左氏傳鄭太子髡頑侯孺為

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伐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

六月乙酉同

盟于柯陵

程子曰同病楚也柯陵杜氏曰鄭地左氏曰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穀梁傳柯陵

之盟謀復伐鄭也

秋公至自會

穀梁傳不曰至自伐鄭也公不周子伐鄭也何以知公之不

周乎伐鄭以其以會致也何以知其盟復伐鄭也以其後會之人盡盟者也不周乎伐鄭則何為日也言公之不肯柯陵

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氏傳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

入于閭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諱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克孟子許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別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廬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馬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

九月辛

丑用郊

趙先生曰不卜牛而郊故曰用郊胡氏用人之說非也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

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後郊 穀梁傳用郊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脩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胡氏傳郊之不時未有甚於此者也故特曰用郊用者不宜用也或曰蓋以人饗叩晉其奠血以薦也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况敢用人乎 晉

侯使荀瑩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

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左氏傳諸侯伐鄭十月庚午

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穀梁傳言公不背柯陵之盟也

壬申公孫嬰

齊卒于狸脈

狸脈杜氏曰地缺鄭氏曰魯地也 左氏傳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

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狸脈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公羊傳非此月日也曷

為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曷為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為公請公許之反為大夫歸至于狸軫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為大夫然後卒之穀梁

傳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其地未踰竟也十有二月丁巳

朔日有食之邾子矍且卒不書日缺文也不書葬不仕會也晉殺其

大夫卻錡卻犇卻至左氏傳初晉三卻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犇奔楚韓獻

子曰卻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丁巳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

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
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犇與長魚矯爭田
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樂
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
茂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
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樂
書書曰其有馬不烈豈其死之不邇而受敵使乎君盍
嘗使詣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樂書使孫周見之公使
覲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
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李
子欺余厲公將作糶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
族不偏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
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
不害民勇不作亂夫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
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
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

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
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魍助之抽
戈結衽而偽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
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
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樂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
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思益也對曰人
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執御姦以德御執以
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
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解於二子曰寡人
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
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
死敢忘君德乃皆歸 毅梁傳晉殺其大夫郤錡郤卑
郤至自禍 **楚人滅舒庸** 舒庸近楚小國也爵姓未詳國
於是起矣 在今廬州路無為州廬江縣之
舒城與陶城相近 左氏傳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
吳人圍巢伐駕圍檜也 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

裴舒庸

滅之

戊子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弑其

君州蒲

胥童導君為亂與仇牧孔父荀息不同故不書及州蒲晉厲公名左氏傳初樂書中行偃殺

胥童民不與卻氏胥童導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樂書中行偃使程偯弑厲公葬之于冀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營士鮪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君子用我今日吾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遂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穀麥故不可立 教梁傳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胡氏傳弑君天下之大罪討賊天下之大刑春秋合

於人心而定罪聖人順於天理而用刑固不以大需釋
常誅之賊亦不以大刑加不弑之人然趙盾以不越境
而書弑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弑鄭歸生以憚老懼
讓而書弑楚公子比以不能效死不立而書弑齊陳乞
以廢長立幼而書弑晉欒書身為元帥親執厲公於匠
麗氏使程滑弑公而以車一乘葬之於翼東門之外而
春秋稱國以弑其君而不著欒書之名氏何哉仲尼無
私與天為一矣獨於趙盾許止歸生楚比陳乞則責之
甚備討之甚嚴而於欒武子閻略如此乎學者深求其
旨知聖人誅亂臣討賊子之大要也而後可與言春秋
矣

齊殺其大夫國佐
左氏傳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
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

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殺叛齊侯與之
盟于徐闕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
于清齊為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
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

國佐棄命專殺以殺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莒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既齊侯反國弱使

嗣國氏

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

石復入于彭城

楚鄭伐宋取彭城以與魚石而戌之書曰復入位已絕義不容也彭城杜氏曰

宋地在今汴梁路徐州

左氏傳鄭伯侵宋及曹門外

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郟取幽丘

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

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

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宋人患之西

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

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替其

政以聞吾懼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

塞夷虞逞奸而携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

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胡氏傳此伐宋以納魚

石其不曰納宋魚石于彭城何也劉敞曰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世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諸侯託於諸侯禮也大夫託於諸侯非禮也其言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宋魚石晉欒盈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

拜朝也左氏傳公至自晉晉范宣

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秋杞伯來朝

左氏傳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

八月邾子來朝

左氏傳邾宣公來朝即位而

來見也

築鹿囿

創立例書築勞民以為不急之務故誌其非以垂戒左氏傳書不時也公羊傳

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為也穀梁傳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正終也左氏傳公薨于路寢言道也穀梁傳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

人之手以齊終也冬楚人鄭人侵宋

宋華喜圍彭城故楚鄭救之不書救無可善也左

氏傳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

于台谷以救宋過楚師于雁角之谷楚師還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左氏傳晉士魴來

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羸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

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

子齊隄柯同盟于虛打

虛打杜氏曰地缺鄭氏曰宋地即虛也晉將合諸侯圍彭城故

為此盟左氏傳孟獻子會于虛打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

丁未葬我君成公

左氏傳葬我君成公書順也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八